

□薛凯敏 / 诗 篇

春节抒怀

不需要雪花漫天飞舞
只愿雪花的白在这里驻足
一个黎明从这里诞生
一个生命从这里迈步
从昨日的黑夜到晨曦的一缕微光
从满目的期盼到一脸的幸福
每个清晨都那么清爽
每串脚印都那么清楚
当新年的钟声在耳畔响起
和谐的生活多么缤纷
当新年的长鞭在头顶跳动
忙碌的工作令人多么满足
此刻,我听到祖国已春鸟啼鸣
此刻,我看到祖国已牛耕蓝图
不是每一个季节都让人心潮涌动
不是每一个黎明都绽放光的露珠
只有此刻,我们才能甩开双臂一路前行
只有此刻,我们方可用爱的姿态昂首阔步
这一天我们期待太久太久了
执着中追求梦想的实现
这一天我们珍惜很久很久了
思索中绘就未来的征途

□李福祥 / 诗 篇

家——一个打工归来者如是说

浩浩宇宙,茫茫人海
家,在哪

千里 万里 海角 天涯
有一个地方
会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的童年 就在那里玩耍
那里有一个声音
天天呼唤我:回来吃饭
那里有一副肩膀
常常驮着我:去姑家舅家
那里有一群人
用亲切而欣喜的目光
抚摸着,我,一天天长大

即使我身无分文,那里
依然会有热烈地拥抱
那是我的乡亲
那是我的兄弟
那是我的爱人
那是我的爹妈
那里 是我的家

啊,日本富庶,美国发达
但那里目光冷漠,面孔冰凉
那里没有我思念的人
更没有人会将我牵挂
啊,深圳现代,上海繁华
我的汗水
溶入了那里的高楼大厦
但那里没有我的家
我的家
在沁河岸边,在太行山下
小村里,有牵挂我的人
更有我的牵挂

呵,我吃苦耐劳挣钱
为了养家
为了把养育之恩报答
我在春运的人潮中挤着
为了买一张回家的车票
为了慰藉数千里的牵挂
我高擎青春的火炬
奔跑着,奔跑着
我要用我的大脑和双手
建设那个
用贫穷和亲情把我养大的——家

□薛东红 / 诗 篇

吻 别

用爆竹炸开的甜蜜
用年夜饭升腾的馨香
用双手握着的激情
吻别过去

过去缥缈在风雨里
淋着印迹的跋涉
过去如花在笑声中
温馨似梦的天伦
过去如银色月光下
背靠背背的热望

用耳畔萦绕的祝福
用眼泪浸着的激动
用子夜悠扬的钟声
吻别过去

过往烟云
已成风景
步履铿锵
已在路上

用过去酝酿一分
定格历史的记忆
用过去沉淀一杯
饱含故事的美酒
用过去接力现在
用过去给力未来



欢乐中国年

与冬天相伴而来,那个慈眉善目、白发苍苍的老头儿,颤巍巍地走着,乐呵呵地笑着。
他,就是年。年来到土土,和龙的传人有一个约会。
虽说只抓住冬天的尾巴,但冬天的欢乐,都被他送出去了。年要找欢乐,就走进了春天里,所以人们又送年一个别名,叫春节。
年是什么颜色呢?不是哑白的、漆黑的、鹅黄的,而是火红的、泛滥的、浓稠的中国红……中国红,热烈且骄傲地伫立在时光的拐角,张扬且快乐地洒漫在世界的东方。熟悉的年被打扮得越来越俏,头上簪满了大红的花朵,身上穿着大红的衣裳,身后飘散着大红的香味儿……
和年见面,人们有的是激情,有的是欢乐。
年不是一个过客,年是一位撒播快乐的天使,是一位编织人间壮锦的姑娘。
腊时腊月呢,喜鹊也赶趟儿,老在枝头上欢叫。许是人们的情绪催动着春候,冰雪不断地溶化,春草也在偷偷地探出了头。
一起起落落、断断续续的,是放爆竹吧;红红绿绿、晃晃悠悠的,是放风筝吧;还有贴窗花、剪福字、打年糕、杀年猪……
年是丰富多彩的,万紫千红的,花团锦簇的。勾皴染点,年将神州大地描绘成一幅美丽而富有动感的年画。
“每逢佳节倍思亲”,无论怎样,外出的游子巴望着和年一同的、泛滥的、浓稠的中国红……中国红,热烈且骄傲地伫立在时光的拐角,张扬且快乐地洒漫在世界的东方。熟悉的年被打扮得越来越俏,头上簪满了大红的花朵,身上穿着大红的衣裳,身后飘散着大红的香味儿……
和年见面,人们有的是激情,有的是欢乐。
年不是一个过客,年是一位撒播快乐的天使,是一位编织人间壮锦的姑娘。
腊时腊月呢,喜鹊也赶趟儿,老在枝头上欢叫。许是人们的情绪催动着春候,冰雪不断地溶化,春草也在偷偷地探出了头。

□倪西赞 / 小小说

出租屋失火了,浓烟滚滚。此时,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人从远处急急忙忙跑过来就要闯进失火的出租屋。
一位消防队员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让我进去一下吧,就一下。”农民工焦急地说。
“不行,等安全了再说。”消防队员严厉地说。
“我里面有贵重东西。”

□全真真 / 小小说

安颜在新单位附近租了房子,简单的一室一厅一卫,三十多平方米,温暖舒适,她把窗帘布置得精美舒适,铺着厚碎花棉垫,珊瑚绒靠背,放着简易书架,有她爱的书,小盆栽,红色的咖啡杯,仿玉茶盘,还有白色镂空香薰灯,两个月她都忙着布置她的新家,熟悉她的新工作,她忙碌而快乐,她爱极了下班后洗过澡打开香薰灯,披着洁净的睡衣,捧一杯花茶,靠在飘窗上,一只手摸着玻璃看着楼下的万家灯火,那种感觉,那些黑暗和光源都在她的指尖,她能触摸到它们,感觉到它们的温暖和冰冷。有时她也会在玻璃上留下一个唇印,调皮而忧伤,然而心是快乐的。
一天她路过售楼部门口,一丛嫩黄扑入她的眼帘——迎春花,她上山时趴在车玻璃上看着满山连翘的情景忽然浮现,“安颜。”乔楚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乔楚,好久不见。”那一刻她觉得如在梦中,有些人是注定了要遇见的,在这个路口分开又在下个路口重逢。他们并肩走了一段,聊了她的新工作,又各自走开,回到家,安颜换上睡衣倒一杯咖啡习惯性地上线。9:30,乔楚的QQ头像跳动着,“安颜,你好。”语气生疏而客气,“安颜回他一个大大的笑脸,“在干吗?”乔楚敲过来三个字,“听音乐。”“什么音乐?”“《天空之城》”“我听听。”两分钟后,乔楚的头像又开始跳动,“《滴答》闭上眼睛,戴上耳机听,我很喜欢下雨时听。”安颜闭上眼睛,耳朵里全是寂寞,歌声里的寂寞,乔楚的寂寞,慢慢唤醒她的寂寞。
次日,9:30,乔楚的头像再次跳动,她发来一个笑脸,安颜敲出一首歌名是《我的歌声里》,“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儿时的我对春节是充满期盼的,那一天可以穿新衣、放鞭炮,吃美食,还有许多的压岁钱可赚……如今,自己早已过了盼年的年龄,但是有另一种盼望不知不觉地在心头滋长了起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像浮萍一样在城市漂流,只有过春节才有机会回乡下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父母对春节的期盼要远远大于我,一个月前他们就不断地打来电话问:春节回家吗?什么时候回来?想吃点什么……
至今,我还记得那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情形。那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被自己所在的物资公司派驻宝钢办事处。万家团圆的除夕夜,身在异乡的我忍不住给父母打了电话。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只是告诉他们上海的大年夜是怎样的灯火辉煌,始终没敢流露出半点想家的情绪。接电话的母亲也显得很高兴,只是没有掩饰住话语中的哽咽。
等到春节过后,我突然出现

“什么贵重东西能比命值钱?不行!”消防队员命令他。
农民工一看消防队员不让他进,于是偷偷从侧面冲进了二楼的出租屋。他的举动被另一位消防队员看见了,紧跟上去。接着,他被消防队员像抓小偷一样押了出来。
农民工出来的时候,被浓烟呛得直咳嗽,头发也烧焦了,他光着上身,怀里紧紧用自己的上衣

“什么贵重东西能比命值钱?不行!”消防队员命令他。
农民工一看消防队员不让他进,于是偷偷从侧面冲进了二楼的出租屋。他的举动被另一位消防队员看见了,紧跟上去。接着,他被消防队员像抓小偷一样押了出来。
农民工出来的时候,被浓烟呛得直咳嗽,头发也烧焦了,他光着上身,怀里紧紧用自己的上衣

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乔楚带上耳机,空气里是安颜身上略微苦涩的野菊花的味道,她的裙角飞过他的脸庞。
9:30,乔楚发过来一首老歌《鬼迷心窍》,李宗盛的声音,深情而舒缓,每次换气,她的心都会莫名疼痛,她离开那里何曾不是怕自己爱上乔楚,或许她已经住进了她的心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知道自己多情而伤感,她总是怯懦地逃避。

9:30,乔楚不时盯着安颜的头像,那头像准时亮起来,“《爱要坦荡荡》”丁丁干脆帅气略带调皮的语音,像是那个拉着她一起偷花,她上山时趴在车玻璃上看着满山连翘的情景忽然浮现,“安颜。”乔楚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乔楚,好久不见。”那一刻她觉得如在梦中,有些人是注定了要遇见的,在这个路口分开又在下个路口重逢。他们并肩走了一段,聊了她的新工作,又各自走开,回到家,安颜换上睡衣倒一杯咖啡习惯性地上线。9:30,乔楚的QQ头像跳动着,“安颜,你好。”语气生疏而客气,“安颜回他一个大大的笑脸,“在干吗?”乔楚敲过来三个字,“听音乐。”“什么音乐?”“《天空之城》”“我听听。”两分钟后,乔楚的头像又开始跳动,“《滴答》闭上眼睛,戴上耳机听,我很喜欢下雨时听。”安颜闭上眼睛,耳朵里全是寂寞,歌声里的寂寞,乔楚的寂寞,慢慢唤醒她的寂寞。
次日,9:30,乔楚的头像再次跳动,她发来一个笑脸,安颜敲出一首歌名是《我的歌声里》,“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

整个上午安颜都觉得阳光明媚,她接了一杯水,站在窗玻璃前,左手环腰右手拿杯子,楼下是改良的法国梧桐和白杨树,法国梧桐的叶子柔软而宽阔,白杨树只能看到中间的一截,径直耸到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儿时的我对春节是充满期盼的,那一天可以穿新衣、放鞭炮,吃美食,还有许多的压岁钱可赚……如今,自己早已过了盼年的年龄,但是有另一种盼望不知不觉地在心头滋长了起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像浮萍一样在城市漂流,只有过春节才有机会回乡下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父母对春节的期盼要远远大于我,一个月前他们就不断地打来电话问:春节回家吗?什么时候回来?想吃点什么……
至今,我还记得那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情形。那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被自己所在的物资公司派驻宝钢办事处。万家团圆的除夕夜,身在异乡的我忍不住给父母打了电话。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只是告诉他们上海的大年夜是怎样的灯火辉煌,始终没敢流露出半点想家的情绪。接电话的母亲也显得很高兴,只是没有掩饰住话语中的哽咽。
等到春节过后,我突然出现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儿时的我对春节是充满期盼的,那一天可以穿新衣、放鞭炮,吃美食,还有许多的压岁钱可赚……如今,自己早已过了盼年的年龄,但是有另一种盼望不知不觉地在心头滋长了起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像浮萍一样在城市漂流,只有过春节才有机会回乡下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父母对春节的期盼要远远大于我,一个月前他们就不断地打来电话问:春节回家吗?什么时候回来?想吃点什么……
至今,我还记得那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情形。那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被自己所在的物资公司派驻宝钢办事处。万家团圆的除夕夜,身在异乡的我忍不住给父母打了电话。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只是告诉他们上海的大年夜是怎样的灯火辉煌,始终没敢流露出半点想家的情绪。接电话的母亲也显得很高兴,只是没有掩饰住话语中的哽咽。
等到春节过后,我突然出现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儿时的我对春节是充满期盼的,那一天可以穿新衣、放鞭炮,吃美食,还有许多的压岁钱可赚……如今,自己早已过了盼年的年龄,但是有另一种盼望不知不觉地在心头滋长了起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像浮萍一样在城市漂流,只有过春节才有机会回乡下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父母对春节的期盼要远远大于我,一个月前他们就不断地打来电话问:春节回家吗?什么时候回来?想吃点什么……
至今,我还记得那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情形。那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被自己所在的物资公司派驻宝钢办事处。万家团圆的除夕夜,身在异乡的我忍不住给父母打了电话。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只是告诉他们上海的大年夜是怎样的灯火辉煌,始终没敢流露出半点想家的情绪。接电话的母亲也显得很高兴,只是没有掩饰住话语中的哽咽。
等到春节过后,我突然出现

天空里,她很想知道乔楚是否会一睁眼就想到她,想起她是否也会笑。手机安静地躺在办公桌上,麻梨木的菩提叶挂件沉稳得让人窒息,忽然手机就响了,“早上好。”乔楚的问候,带着他温柔的气息,“有没有一个人,你一睁眼就会想她,想到你会笑。”“你。我下午下班请你吃饭好吗?”“好。”她觉得她的生活是一杯蜂蜜水,甜蜜又带着花香。一家小餐厅,装饰得温馨舒适,那天放的是钢琴曲《雨的印记》,舒缓而清新的曲子,面对面坐着,他们忽然有话要说,她那天穿着深色的雪纺上衣,公主袖,衣服上全是裸色的格子。菜上来,乔楚帮她夹菜,她笑盈盈地看着乔楚,换换姿势,脚不小心踢到他,她没有立刻抬起脚反倒加大力气地踩他,她哈哈地笑着。她弯下腰去,抓着他的脚踝,她两手抓住桌子连连求饶,他才饶过她。饭后的天气有点冷,她双手抱肩,长发迎风飘起,商场仍在营业,橱窗里摆着精美的时装,街灯柔和清晰,“我明天休息,你明天做什么?”乔楚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问道,“去图书馆,你去吗?”她轻轻地问,“去,我们骑着电动车去。”“好。明天9时,不见不散。”安颜没有请乔楚去她那里吗,她轻轻靠在门上,门“咯噔”一声锁住,利落轻快,她抱住自己的肩膀,轻轻跳起舞来,春天真的来了,她开始准备明天穿的衣服,一件浅绿色毛线钩织的上衣,一条米色的长及脚踝的沙质长裙,她

在父母面前,还给他们带回了一大包糖果点心。就在自以为给了父母一个意外惊喜而暗自得意的时候,我才知道,自从听说我不能回家过年那天开始,父亲就整天阴着脸,甚至连年货都懒得置办。没想到,一向倔强而又坚强的父亲会因我不能回家变得这般脆弱。相反,我回家的第二天,父亲一大早便跑到镇上去置办“年货”。这个因为我而延后的“春节”,在父母的操办下居然也过得有声有色……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知道了儿女回家过年对父母是多么重要。
我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后来又离家读书、工作,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少之又少。青春飞扬的岁月里,我总认为父母不够爱我,然而一旦真正离家远了,却又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那分最无私的爱。而今,我在小城早已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我仍然喜欢回老家过年,跟父母“索要”种种土特产,让他们欢天喜地地去筹办。
回老家过年,只有回到父母的身边,那才算是真正的过年。

呢!父母早就和我说了,无论有没有赚到钱,都要回家过年,要是车票被大火烧毁了回不去,父母会多么失望,父母年纪大了……”农民工动情地说。
消防队员的眼睛湿润了。他本来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农民工,最后摆摆手让他走了。
什么都可以不要,车票可以载你回家和父母团聚,这是,最珍贵的“年货”。

觉得她的心就是这个浅绿色,生机勃勃,她从未这么精力充沛过。她期待着明天的到来,又怕误了化妆,定了闹钟,又怕有黑眼圈,早早睡下,又忍不住登上QQ。她一上线,乔楚也上线,原来他也这么地还没分开就开始思念。
清晨,安颜刷牙洗脸,化了精致的妆,喝了热牛奶,不放心又检查一下妆容,对镜子笑了一下,忽然觉得少些什么,找了一对水晶都金香耳钉戴上,拿起安意如的书翻看着,人生若只如初见,她笑一下,趴在飘窗上远眺。乔楚穿着灰色针织外套,灰黑磨白仔裤,在电动车上打电话,她的电话就响了,“我到了,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她对着窗户说,声音像是从喉咙里哈出来的。她坐在他的后座上,裙摆飞扬,她抓着车座,他的味道传过来,他在前面,感觉她飘起的长发磨着他的后背,他的心幸福而紧张,他猛地一停车她就撞在他后背,再停再撞,她抓着他的衣角轻轻地捶他的背。乔楚不爱看书,但是爱看看书的安颜,安颜看书时白净的脸上全是宁静,是现在的女孩子脸上所少有的,永远是淡泊恬静的样子,他也抽本书看,安颜凑过来,离他的胸口那么近,他忽然很想抱住她。安颜借了两本书,一本林语堂的《红牡丹》,一本张小娴的《长夜里拥抱》,她喜欢这温暖的名字。回去的时候,安颜背着包,抓着乔楚的衣角,两只脚落啊荡啊荡的,“乔楚,你快乐吗?”安颜大声地叫,“快乐。”乔楚答道,安颜用力捏他耳朵一下,乔楚痛得大叫,“乔楚,你以后不快乐时就闭上眼睛,捏自己耳朵一下,这样你就快乐了,这是我送你的快乐。”

□基 氏 / 似水流年

酒 事

酒是供人喝的辣水,人是酒的当然主人。然而,人一旦把握不好喝酒的度,酒便僭越,反成人的主宰,导演出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来。

失 忆

17年前那天,我在市里参加培训,波老弟开着北京吉普车去看我。晚上,我俩在小酒馆里开怀畅饮,焦作特曲一人毙了一瓶,还不解瘾,又扳开一瓶,红烧肉、小苏肉吃了三四份,忽生想起朋友次日结婚,便赶去付礼。一到朋友家,波抢先送上100元,好像晚了怕人家不要。朋友拿出洋河大曲,我俩又喝了几杯。我掏钱付礼时,波又送上100元。朋友不收,说他给过了。他死说没有,还说不收看不起他,人家只好收住。从朋友家出来,波开车一路狂奔,中途内急,下车小解,一张风,上车后我俩晕腾得更狠,吉普车好像也喝多了,颤颤得厉害,似要把肚里的酒菜全给我俩倾出来。好歹颠到单位,停住车,波死活不让我回家,硬拽我去他家吃面条。

波妻没在家,他打开煤气灶,搁锅,添水,任其加热,又和我云天空地喷打开来。约摸锅开了,波抓起面条扔进。又半天,想着该熟了,只说搁点葱姜调料就能开吃,可掀开锅一看,没一星儿动静,水根本就不热。原来煤气罐已空,火早灭了,波扔进的面条浸在冷水里。咋办?波说找才嫂下面条!

波住五楼,才哥住三楼。波两手端锅在前,我跟进,腾腾腾走下楼敲开门,请才嫂下面条。才嫂一看锅里,见面泡得不成样子,煮熟也不好吃,便倒掉。又搁上锅,打开煤气,亲自和面,擀起了杂面条。才嫂厨艺很高,扇面叶,薄兮溜溜筋拽拽,擀面条,柔韧细生,咬嚼劲道,街上卖的那水平,给才嫂提鞋都相不中。我俩和才哥正海扯山喷,才嫂已做好面条端来,满满两大洋瓷碗糊涂面,我俩吸吸溜溜吃得满屋声响,那个味道啊,香得吃完了还想把碗底舔个精光。

吃完饭,咋回的家,我已记不太清。次日,我刚进办公室,波急匆匆赶来,说哥,坏了,吉普车钥匙丢了。我说,你忘了?昨夜停住车,你叫来司机交给他了。波说声——是,才显出释然。又说哥,我那钱不对数,少100元。我说那就对了,你上了两次100元礼嘛。波“啊”一声,眼瞪得溜圆,问是真的?我说那还有假!波“啧”一声,挠头做后悔状,说真丢人。我说波,昨夜才嫂做的那杂面条真好好吃呀!波又一惊愣,说哥你说啥,昨夜咱俩还吃杂面条了?

天神!从凉水下面条折腾到才嫂家,差不多有俩钟头,一大洋瓷碗糊涂面条一口口亲自吃进了肚里,竟没一点印象,直令人后怕得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喷 壶

那次,记不得为啥高兴,我和波弟、有弟等5人,聚集波家举杯庆祝。当时,天正下大雪,有弟说下雪天,喝酒天,此时不喝何时喝!大家应声说喝喝喝,傻瓜才不喝。

波妻桌上菜,我们要起人来疯,既不猜枚划拳,也不游戏耍酒,只一杯杯端着硬喝。不到两小时,人数加一,毙掉了六瓶老白汾。波还要再扳一瓶,都算算了,明天还要上班。

从波家出来,雪停了,说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便分手回家。我晕乎乎的,回到家时,还知道取下挂在腰间的钥匙攥到手里,做好开门准备。谁知一拐弯,脚下一滑,晕身子失去平衡,“扑味”,我实笃笃摔了一跤。疼还在其次,肚里的酒菜太不经摔,“噢噢”喷涌出来,活像个喷泉,不过,一般喷泉没这劲大,把雪都融化了一大片。我边吐边往爬起来,来到家门前,一摸腰间,钥匙咋没了?也是跌糊涂了,竟想不起弄丢哪了。因太瞌睡,顾不上想啥多,只管敲门。媳妇说不是有钥匙吗?我丢了。大冷天还得起来开门,她一肚不高兴,边开门还边嘟囔。我不理,只管拱进被窝就睡。

清晨醒来,先找钥匙。经过认真分析,我在摔成“喷泉”的地方一寸寸刨雪翻找,约摸10来分钟,终于找到——被摔跌时的惯性扔到了两米多远。

我来到单位,屁股才搁到座上,邹副区长打来电话,说兄弟,你来看看,可有好材料整了,有弟这把喷壶把我给喷了。邹副区长和我几个关系不错,经常抓对方的把柄以资玩笑,尤其是酒实话,更是戏谑的一等材料,所以,第一时间说给了我。原来,有弟陪邹副区长去市里汇报工作,车刚到政府院内,见张副市长在跟人说话,邹副区长正要开门下车,坐在后排的有弟突然于无声处奇迹般喷出声势浩大的一股秽物,直冲区长的后背梁而去,崭新的呢子大衣,突然像摞进茅缸后捞了出来,刺鼻的异味远比厕所里室人得多。邹副区长无法下车了,这形象咋见领导?有弟连声说着对不起。邹副区长问啥时喝的酒。他说昨晚上了。邹副区长说怪不得惹邪乎,亵了一整夜的劲啊!又说没啥,没啥,你这把喷壶也算老资格了,喷过的人也不是三五个。我今天算是体验了,发布新闻我可是一手材料啊!

事后,我故意“采访”他,说你这喷壶嘴不能拧紧一点,捏搁到人家下车后再喷吐?有弟摆手、咧嘴、摇头这仨动作一齐完成的同时,很无奈地说哥呀,你不知道,车晃荡一路,把睡在肠里的酒精全晃醒了,冷不防,突然就涌上来一股,嘴闭塞,还不放心,又用两手捂住做加固,心想说到天边也不能当着领导吐,便使劲逆着它上来的方向,慢慢往下压,往下咽,谁知结果更坏,不仅旧的没处理下去,又勾起一股新翻涌而起,且来势更猛,压力更大,嘴关不住,手捂不住“出儿”一声,只好任它雷霆万钧地喷涌而出……

“采访”后,笑得我肚疼了两天。

错 位

我在乡机关的同事中,张其三酒量不大,却很贪杯,每喝必多,每多必出洋相,甚至惹出事端。

那天,张其三酒喝高后,再没啥说了,说他媳妇最漂亮,这便惹恼了众人。有人说漂亮个屁,看那仁半蔓青脸个脸的畸形形。为此,抬杠别嘴,互不服气,竟至撕扯拉拽,动了手。虽说有伤筋动骨,但他脸上有多处手指抓挠的伤痕,还津着血。回到家,媳妇早睡了,他瞅着镜子里晕腾腾的自己,摸着那伤疤,恶毒咒骂对自己狠手辣不要脸。然后,晃着头四下翻腾,总算找到一创可贴。他照着镜子往津血的伤处一一贴去。待全部贴完,又检查一遍,见没有遗漏,才放心地倒头大睡。次日清晨,媳妇唤醒他,说昨天又喝多了,他支吾着不想承认。媳妇把他拽到镜子前,一看,横三道道的创可贴全粘在镜子上。

又一次,在镇化酒席,酒至半酣,不尽兴,还都情绪高昂地猜着喝着,喝着猜,仿佛不醉方休就对不起桌上的酒盅。

张其三明显喝高了,醉眼蒙眬中要去解手,看他摇晃的样子,有人喊服务生搀他一把。他一听,生气了,说小瞧了他,硬把人家甩开,说我非独自去趟厕所证明我并不能養。

不一会儿,他进来了,虽头重脚轻,却一脸神秘,悄声说,这酒店生意真好呀,连厕所里都摆了俩桌。那人也不能脏,还吃得津津有味。他话音刚落,四个大汉闯进来,指着他的鼻疙瘩说就是他,打他个小舅子。说着就要动手,被人拦下。原来他去厕所途中,见人家包间门开着,听见服务生从瓶里往壶中倒酒的游戏声,以为人家在那里小便,他闯进去,掏出家伙往墙角就撒,等人家反应过来,他已拎上裤走了。这类事并不鲜见。他曾两次在家里喝多酒后,拉开一扇门就尿。尿罢还训斥媳妇,我说过多少遍了,厕所的灯不能老是开着,长明灯太费电,你就是不听!——他尿到了冰箱里。

还有一次,中午他喝多了,下午单位开大会,乡领导都在主席台上坐着。乡长清要嗓子后,开始讲话。喝得晕头涨脑的张其三,不知错了哪根神经,突然站起来,晃悠悠走到台,推一把乡长说,去一边,你讲的啥嘛,叫我我说几句。一时,全场惊愕。乡领导差人拽他,他还硬犟着不走,说我的话还没讲完哩……按说如此严重的违规者,开除他都很正常。然而,就因为他是上边某领导的小舅子,进乡机关采用的就是非正当手段,不要说开除了,连给个重处分,乡领导也没个底气。只好迁就忍让,以息事宁人。直到有一天,张其三酒后骑摩托冲出桥栏,主动“交待”了自己,算是自然减员。

酒不醉人人自醉。酒,无论咋说都是好东西,至于说喝坏坏事,关键在喝而不止酒。只要把握住喝的度,适可而止,想叫酒坏人的事,那比登天都难。如果喝而失控、失度,不出事只算侥幸,想想都会后怕个半死。而出事却是个定数,只在或迟或早间!